

海岩 文集

海岩 / 著

便衣警察

一场爱情亲情与正义的争斗

群众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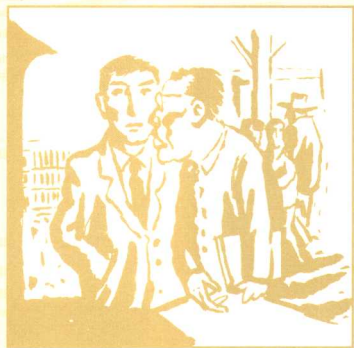
BIANYI JINGCHA

海岩 文集

海岩 / 著

便衣警察

一场爱情亲情与正义的争斗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便衣警察/海岩著. —北京: 群众出版社, 1999. 1

海岩文集

ISBN 7-5014-1874-8

I. 便… II. 海…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26906 号

便衣警察——海岩文集

海 岩 著

责任编辑: 张 蓉

封面设计: 康笑宇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67633344 转

社 址: 北京方庄芳星园三区十五号楼 邮编: 100078

印 刷: 北京通天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468 千字

印 张: 19 插页: 4

版 次: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2 月第六次印刷

印 数: 19501—24500 册

ISBN 7-5014-1874-8/I·756

定 价: 29.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去康西大草原骑马

叩老道 白云观





海军的军装是灰色的



新大谷饭店后院



瞻仰哈尔滨抗洪纪念碑

作客英国古堡



四十七

几乎是必然地，她梦见了金山岭。

金山岭这个留在落叶的深秋。满山的荒林
萧索，风凉到石苍翠，吹散了稀薄的凉雾，也
吹干了清晨那一夜的⁶⁶湿润，于是深秋的司
马台就比任何时候更透出一份苍凉与成熟。但
是当太阳冉冉升起，深秋的凄凉和苍茫便仓
皇地退避三舍。初升的太阳是多么让人振奋啊！
一草一木都焕发出欣欣向荣的鼎盛，这使她
用充满希望的心情毫不费力地向上攀登。斑驳
的长城在山岭中沉睡着地出没，阳光给它带来
明亮与色彩，也带来阴影。阴影更加凸现了
长城的险峻和雄劲，也让你看到那些悲壮的残
缺和销损。这残缺和销损不仅暗示了生命的规
律，同时也展览了死亡的美丽。

她不由得一寒，一口气爬到了顶峰。从
这里她再次看到了古关天险在北边，看到了峰
气空濛的雾灵山，看到了碧水晴天的密云水库
和苍凉荒现的北京城。她想欢呼，想笑，却发现
只有自己屏息孤独。

心中的梦想

——代总序

我二十多岁时开始进行业余文学创作，断断续续，全凭兴之所至。有时三五个月写一个长篇，一蹴而就；有时数年投笔，不着一字。概括来看，我的写作不过是为丰富个人业余生活且偶尔为之的一种自娱自乐，因此连“业余作家”的称号都有些愧不敢当。我经历中的正式职业是士兵、警察、企业干部和其它，这些职业所提供给我的环境，与文学相去甚远。多年以来，我身边甚至连一个够得上文学爱好者的同事都没有，如果在办公室里突然和人谈论一下文学，你自己都会觉得酸腐和神经，至少不像谈足球什么的那么自然。

文学确实越来越曲高和寡了。在五、六、七十年代曾经延续或爆发过的那种对小说、散文和诗歌的狂热，以及由这狂热所虚构的文学的崇高地位，已是依稀旧事。大众获得知识和信息的渠道，早被电视、电影、电脑之类的时髦传媒统治起来，便捷得令人瞠目。埋头读书不仅枯燥乏味，而且简直有些呆傻的嫌疑。社会与时代愈演愈烈的物质化和功利化，也促使许多人渐渐远离了自己的精神家园。有多少人还在固执地爱着文学呢？

所以也很少有像我一样在企业界坐到高职还在为没能圆了作家梦而时时遗憾的人了。当个职业作家是我自小的志愿。不仅这个志愿没有实现，而且从小学四年级因故辍学后，我就几乎再也没有进过任何一间课堂，也未再参加过任何系统的自学。一个现代都市人连小学毕业的文凭都没有，一直令我为之汗颜。前些年

知识界有几位前辈对作家中的非学者化现象发出批评，更使我掩面过市，真的疑心自己在作家和企业家这一文一武两个行列中，都是个滥竽充数者。

没受过多少教育也能混入文学，是我多年以前偶然发现的秘密。把个人的见闻，经验，阅历，甚至道听途说，敷衍成章，稍稍绘形绘色，便成了小说。再把人物的内心独白变成动作和表情，重新分分场景和章节，小说又成了剧本，似乎一切都那么简便易行。文学固然神秘，但薄得就像一层窗户纸，一捅就破，一破就变得任人亲近。尽管我是一个俗务缠身的人，在众人眼里，几乎没有思考和写作的时间，但这些年连小说带剧本，居然能有近三百万字的出品。有人不免惊讶和疑心，或恭我废寝食艰辛刻苦，或贬我用秘书捉刀代笔。他们都不知道，文学对我来说，其实犹如思想和呼吸那样自然，随意和快乐。

当然，文学是有优劣文野之分的。像我这样从自己的精神需要出发，依据生活印象和想象妄自涂抹的小说，当然不可能成为上品和精品。何况有些作品明显沾染了当代人流行的浮躁，一看就知道是速成的东西。我所占的便宜，是从小喜欢听故事，听罢又喜欢卖弄给别人，经此锻炼，摸到了几处推波助澜、一唱三叹的窍门。可惜我的性子有些急，所以小说里的那些故事常进展得太过仓促，以致不能尽情展开人物的面貌和情致，当然更谈不上文笔的性灵和深奥。而我的写作又多是于每晚睡前，书成之后，不免总能让人看到字里行间的困乏潦草，如此我也就决不敢在文学上有什么目标和抱负。在文学圈里则把自己归为“票友”，聊以自嘲。

读者当然能看到，我的目光总是留恋着那个激情时代，青春的纯情、浪漫、率真、挚爱、狂放不羁，甚至苦难，都是我倾心向往却终不可得的。因为我们被太多现实的烦恼纠缠着，有时会忘记了人的本质。烦恼皆由欲望产生。和我的成长年代相比，九

NAC 11/01

十年代的各种物质欲望实在是太泛滥了，令人在精神上感到无尽的失落。而我抵抗这种失落的武器，就是让笔下的人物充满人文主义的情感，他们的错误，也因他们的单纯，而变得美丽！于是，这些作品的风格貌似写实，贴近生活，实际上都是些幻想和童话，读者喜爱的人物几乎都理想得无法存在。而以我的成见，文学既可以是生活实景的逼真描摹，也可以把生活瞬间地理想化，诱发人们内心深处的梦想。有许多在现实中得不到的感受，做不到的事情，却常常令我们憧憬一生，也恰恰是那些无法身体力行的境界，才最让人激动！

在这些作品中，警察是我最热衷表现的人物。与其说是缘于我对警察生活的熟悉，不如说是我对这个职业的迷恋。在和平年代，很少能找到另一种职业比它更酷！这个职业就像一个引力强大的“场”，有一种深刻的向心力在凝聚着你，使你即使远离了它也依旧恋恋不舍地想再贡献点什么。

为此我要感谢群众出版社，多年前有人曾评价我是公安文学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那我理应为人民警察们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以响应这种鼓励。无奈我目前身不由己且江郎才尽，此时群众出版社肯于将我的一些旧作结集出版，帮我向读者做一个阶段性的小结，但愿多年以后能成为公安文学的一个史料和样品。可惜我的一些“随笔”、“杂谈”类的小文章，因自觉没有保留价值而大多散佚，因此拟议要出的《散文卷》只得放弃，以后再说。

谨为序。

海 岩

一九九八年九月一日

献给公安最前线
献给我的战友们

公安题材文艺创作的一个新突破

(代序)

李文达

×××同志：

刚刚看完电视剧《便衣警察》剧本，高兴之至，忍不住地写这封信，谈谈我的看法。我认为公安部除了积极支持此剧的摄制之外，很可以借此契机推动一下公安系统的写作活动。

上个月我才看了小说，当时就有相见恨晚之慨。就我所见，它比我看过的同类题材的小说都好。昨天我看完了据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剧本，又觉得比过去看过的同类题材的电视剧都高。同时，我还觉得电视剧又比小说更高一筹。如果说，这是公安——侦破题材文艺创作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并不夸张。这是我的总的看法。

从文学角度来说，小说与剧本都真实地写出了有血有肉有情有灵的人物，时代感与生活气息都相当浓厚。人物与环境，是我们熟悉的，颇感亲切。更可贵的是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使人动情，发人深思，引人联想。借用一句行话来说，是做到了“在有限的个别的感性形象中包容和显示出无限丰富的普遍的理性意蕴”（《红旗》1986年第5期《略谈艺术典型的复杂性》）达到一定程度的深处的概括力。由这样的人物构思的故事情节及其主题思想，生动真实，

引人入胜,颇具匠心。虽然还有些略感单薄和个别合理性不够之处,但精彩段落和撼人心弦的场面俯拾皆是,各集皆有。许多细节均属生活中常见,却又能拨人心弦;平凡的砂砾中,随处可见金色闪光。于平凡中见不凡,这是作者艺术功力和思想阅历达于成熟的标志。

文学方面的不多说了(我也没本事多说),我更想说的是这本小说和剧本的出现,对于公安系统内部今后写作的意义。

公安人员写公安,发表小说与拍电影,大概是五十年代中期开始的。当时作者人不多,作品数量不大,而读者和观众却不少。近十年,作者人数大增,据说发表作品的已近四百人,作品当然也多了。据说,读者和观众也还不少(主要的是对惊险样式的案例的纪实体的作品)。但是总的来说,大部分都没有给人留下什么深刻印象,个别的曾热闹一时,随即销声匿迹。较普遍的反映是文学性不强。文学性不强是什么意思呢?我看,就是没有写出人物来。十年动乱前的这类作品主要问题是忘了“文学即人学”这句话,只注意构思故事情节而不注意塑造人物。十年动乱后的近十年,情形有些变化,不少作者注意写人了,却又不了解人。许多作品写出的人物不是活生生的现实的人,不是通过作者的心灵去向生活中寻找来、冶炼出的人,而是按照某个规格(例如“八大纪律十项注意”或“名著”中的典型等等)制作出来的人。

我认为海岩的《便衣警察》(小说和剧本)在这个问题上有了突破。他写出了人。同志们都知道海岩有生活,他所写的都是他自己经历过的。但公安系统作者中比他工龄长的有的是。关键在于了解人。懂得人的价值,尊重人格,相信人有无穷的潜力,把了解人(对我们说来更着重了解我们的干警)当作自己崇高的责任;在研究人时,不受任何条条框框干扰,不受传统的习惯、世俗的偏见所制约,深入到人的心灵,这是一个作者必须有的严肃认真的态度。海岩在这方面作出了成绩,也作出了榜样。我认为这对公安

系统广大作者们可以说是极为有用的借鉴。

人无完人,文艺作品中也不可能有完人。那么,非完人的描写,是不是会有损“公安人员形象”?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来说。第一,所谓“高大形象”问题,过去似乎任何系统也没有公安系统那么担心。当然,别的系统也发生过这种问题。记得五十年代有个电影叫《如此多情》,其中写一位女护士不怎么好,惹得护士界的抗议,封建行会气十足,简直令人哭笑不得,文艺作品中反面人物、有缺点的人物,什么职业的都会有,并非都发生过《如此多情》事件。各系统的都可以写,不怕“损害形象”,如果公安系统中有此现实,为什么一写就“损害形象”?事实是,脱离了现实的作品就失真,失真就不是文学。要促使公安题材的文学繁荣,首先要去掉这种顾虑。

第二,作者创作也不要失真,要忠于生活,写出本质的东西。公安战线总的是正确的,公安队伍总的是优秀的,正确与优秀,是在与纠正错误克服缺点中发展前进的。反映出这个本质,高大的形象也有人相信。鲁迅谈他写《阿Q正传》的动机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如果我们的队伍中确实存在需要“疗救”的毛病,就该勇敢地“揭出病苦”来。事实是,《便衣警察》中不但写了“四人帮”时期的失误,也写出了“四人帮”垮台后公安机关和公安人员的失误,但读者们的感受,是更相信、更理解了公安人员和公安机关。

过去,公安机关虽无明文规定,但在写侦察手段上确实存在无形的禁区。因此出现这种现象:在翻译小说和外国影片中,读者与观众看到了新鲜神奇的侦察手段,觉得中国的公安机关不是太老实便是太落后,久而久之,对中国的这类作品更加不相信。事实上,只要不违法违纪,写作无禁区可言。《便衣警察》开了个例,对我们的作者也减去了一个包袱。

总之,《便衣警察》给今后公安系统作者打开了一条宽广的路,

主要的是写人的路。此外,这个作品对广大公安人员也很有启迪作用。我想:如果仅仅说:这个作品告诉人们如何当个好警察,如何以周志明、段兴玉、严君、马三耀为榜样,那就太简单、太不够劲了。这个作品发人深思之处决不仅仅如此。我个人的感受是:它让我重新思考了很多,思考了自己,思考了历史,思考了我们的时代,思考了为什么我们在社会主义时期还经历这么严重的灾难,最后又思考了人的价值。每个人的经历、经验、苦乐以及审美意识、价值尺度、思维方法不同,想的不可能都一样。但是,作为公安人员,也会都思考到这个问题:如何建设自己、如何建设好我们的队伍,我相信,这个作品是可能引起这些有益的积极的思考的。

所以,我建议对此作品在公安系统中作个推荐。这对公安系统的作者有益,对广大公安人员也是有意义的。

上 篇

